

回家过年的时光隧道

□思维

在外求学时，放寒假回家其实就是回乡过年。那时，我在苏州读书，放寒假时，我从陆路回家有三种选择，一是乘长途汽车回太仓；二是乘火车到昆山再乘汽车回太仓；三是乘火车到上海，然后和母亲一起回太仓。之所以选择火车，是因为学生乘火车可以享受半价优惠，学校的总务主任再三建议我到上海，说这样最划算。其实是因小失大，因为到了上海，后面的事情根本不用我操心，也不会再动用我的零花钱。再说，母亲也希望我先到上海后再一起回太。

启程前，母亲的信早就来了，“天冷，回来时记得多穿点。”与当年我上小学时，祖母要我冬天多穿衣服的叮嘱如出一辙。那时我乘的是每站都停靠的绿皮火车。上车后如果乘客拥挤，就要“等座位”：打听座位上乘客下车的站点，听到是昆山或苏州附近小站下车的旅客，就打好招呼：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的一通称呼后说：“我就等你这个座位了。”然后站在接近这个座位的车厢中间通道上等候。偷眼观望，只见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堆满了东西，巡视的列车员看到有可能掉下来的行李时，一边大声询问是谁的东西，一边就给放好。火车上的乘客五花八门，靠车窗相对坐着的两人中间有小桌板，上面可以放些小东西。靠小桌板四周的旅客或者本就是熟人，或者是自来熟，他们或聊天、或玩扑克，甚至搭伙喝酒，互相间嘻嘻哈哈地交流着天南海北的故事。俨然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。

绿皮火车的车头是橙红色的，火车的鸣笛声尖锐而悠长，显得很有力道，但行动却分外迟缓：见车就让，见站就停。当它“哐哐哐”地紧赶慢赶到上海北站时，往往已是傍晚。我再乘65路公交车回到家中。母亲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“看，瘦了呵”，接着是“回来了就多吃点。”此时，饭桌上早已摆上了丰盛的晚餐，看着我狼吞虎咽，母亲还不断为我夹菜：“学校中油水少，这是你喜欢的红烧肉……”在母亲眼中，我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儿子，头等要事就是多吃点，让身体棒棒的。但同时我也已经可以派点小用场的儿子，母亲会差我做些家务，比如吃早饭时去买油条大饼；拷酱油、黄酒和食用油等等。还会让我和疯玩的小伙伴一起相互帮衬着去排队买菜。母亲毕竟一直在外面工作，深知小因也需要多接触社会，历练历练。

临近年关时，母亲带我一起回太仓。车票一般3天前就买好了。看到大包小包我也抢着拿，母亲往往只让我

象征性地拿些东西。那时的长途汽车与现在不同，座位上方没有行李架，车肚里也不能放行李，不便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要打行李票，放在车顶上的网罩里。我们上车后带的物品或者放在座位下面，或者搁在身上。那时也没有交警检查，车上往往挤得满满当当的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极有超载的可能。而一乘上长途汽车，我就知道，从小把我拉扯大的祖母，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责怪母亲：“哎哟，怎么让拿这么多东西，快放下快放下。”接着与母亲一样，说我瘦了，回家要多吃点，并列数我喜欢吃的东西，说早已准备好了，大有要让我口水直流之势。每当我走完这条回家之路时，我仿佛又缩小了一轮，成为祖母的宝贝孙子了。

此后的烧饭菜、蒸年糕等都是祖母为主，母亲打下手。每当做了我爱吃的小菜时，祖母就会对我说：“来，张开嘴，先尝尝。”完全把我当成没有长大的小孙子。有时我实在闲得慌，想帮衬着干点啥，比如往灶膛里添柴。但此时祖母会断然拒绝，说：“一边去，一边歇着，用不着你。”只有一件事情例外，那就是在糕团上敲红色吉祥语的时候，祖母会主动派我去做，自然是希望宝贝孙子吉星高照，平安康康。

在上海母亲处，大家都叫我的名字，但在祖母的地盘上，大家却都叫我带有“宝”字的乳名。那时我常常恍惚，感到回家过年的路就像一条时光隧道，倏忽间就把我变回了小时候的模样。

后来读到清代“江西才子”、与袁枚、赵翼合称“江右三大家”的蒋士铨（1725年~1785年）《岁暮到家》诗：“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。寒衣针线密，家信墨痕新。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。低徊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。”就很能理解作者岁暮长途跋涉归家的心境。见面时大都会疼爱地说“你瘦了”“不是在外面太辛苦了”，而古代交通又极不发达。面对慈母的万般操心，作者又怎么忍心将一路上的艰辛讲出来，更添母亲的挂念。在我的眼中，全诗“作者在慈母眼中永远是儿子”的情景跃然纸上。

其实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有父母，有祖母，有家，有故乡，我们才能在过年回家时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无忧无虑充满大人关爱的儿时。而当我们自己有儿孙了，甚或已经老态龙钟了，我想，也会接续为晚辈们铺设起类似的光隧道。让他们幸福快乐地回家过年，穿越到小时候。

古往今来，回家过年的路纵然有千条万条，但也许都可以说是一条能让人穿越回过去的时光隧道吧。

邂逅一场爱心雪

□于春林

那一年春节前，我随爱心团队去大山深处慰问我们长年关注的五保户老人。

出发前我们特意看了天气预报，得知是一个天晴气朗的日子。还有两天就要过年了，五保户老人一定很盼望我们，因春节前走访、慰问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常态。

我们一行5人，坐了一辆越野车。山路非常难走，坑坑洼洼，崎岖不平，普通的车辆很难通行，何况我们还带着沉重的米面粮油等年货。

大家心情大好，一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能见到老人，心情特别激动。一路上，我们的车辆穿过城市，看到了公路两旁悬挂的大红灯笼、中国结；乡村里，家家户户的门楣贴上了大红对联，有的家庭在大门上挂起了大红灯笼，浓浓的年味弥漫在祖国大地上。

一路颠簸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里。没想到的是，几个月没来，这里的路居然变成了水泥路，还安上了太阳能路灯，真是今非昔比啊！大家高兴得欢呼起来，想到以后再来到这里就不用担心道路难行了，都激动不已。

由于路况的极大改善，车子一路畅通，进入山里的时间缩短了许多，大伙都期待着马上与五保户老人相见。

王大爷，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，一个人生活在大山里，早已把我

们当做了他的孩子。每年春节前，他最盼望的就是我们的到来。贴春联，包饺子，给老人换上过年的新衣服，这里也成了爱心人士的家。我们接力似的每年如约而至，给王大爷提前过春节，他也特别开心。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，一边包一边聊天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离别总是难舍难分，就在我们一行人准备离开时，天空突然阴沉起来，不多时，飘起了鹅毛大雪，雪花洋洋洒洒，下个不停。按理说，瑞雪兆丰年，这是个兆头，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要返程的人来说，却出了个大难题。没过多久，地上的雪积了厚厚一层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山里的路本来弯道就多，再加上雪天，道路变得湿滑难行。

王大爷见状也不再挽留我们，而是抄起了铁锹，走在我们前面，要给我们清除路上的积雪。王大爷虽然身体还算硬朗，但已到耄耋之年，大家还是有些不忍心！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王大爷的左邻右舍纷纷扛着除雪的工具来到我们车子前面，二话不说，一起动手清扫路上的积雪。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高。在村民齐心协力的帮助下，路上的积雪被清理干净。我们的车子一路畅通无阻，走出了大山。

爱出者爱返。那个春节的返乡路格外难忘，那场雪成了温暖所有人的爱心雪。

温暖的回家路

□徐志健

难忘的探亲之旅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南京军区旗下的生产建设兵团撤销，原农场管理人员恢复岗位。一年一度的知青探亲假也已迫近，场部决定，不再组织包车接送。腊月下旬开始，每人二十天假期内，自由选择往返。难忘的1978年探亲旅程，就在这背景下开始了。

我决定带上“小兵”，一两个月大的小奶狗，它的父母可是我连超级猎手。我连是开荒连，每年开春，慢慢返青的草丛中，野兔们欢快交际。两只猎狗追赶逃跑的野兔，远远望去，只见它俩不断前伸的双脚。没多久，它俩叼着兔儿到我们脚边，转身又奔向新的猎物。小兵就是它俩独苗，翻看下巴中央，单独一须，传说中的龙犬。天生粉色眼圈和鼻子，与众不同。不幸的是，它的英雄父母吃到有毒植物，双双暴亡。我抱起小兵，随我远赴家乡。

场部上车还算顺利。小兵盯着我，仿佛在问我什么，我轻轻地拍打着它，哄它睡着。直到司机在叫：“安丰中转站到啦！”我疾步赶去买开往无锡的长途车票。

“我说不行就不行！哪有狗乘公交。”这位自称是站长的汉子，下巴以上都是横肉，岂是善茬。真不是时候，小兵拉了一泡薄屎，我袖口上一块黄渍。站长恼火了，要我立刻上车，狗留下，说是会送到流浪狗站。同路的哥们多次央求站长无果，长途车司机又在按喇叭催人。无奈的我，听凭哥们放下小兵，架着我上车。眼角瞅到小兵摇晃着朝我追来，一边奶声叫着。隐约听到刹车声和小狗尖叫，我挣扎着到窗口回望，只见一大堆人，满眼泪水的我能看清什么呢。

昏昏沉沉快过长江，看到江南

绿油油的麦田，精神好了一些。无锡到了，进城走了几条马路，终于买到父亲托付的“无锡排骨”礼品两盒。进入火车站，内急，找到厕所入口。突然里边传出小狗无力的惨叫。啊，这么熟悉，是小兵！迎面走出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。只见里面一辆手推斗车，小兵已无力爬行。一位套着红袖章的工装大姐，一脚踩在扶手上，面无表情。我急忙抱起小兵喂饼干，工装姐倒客气地问我缘由，我一五一十讲述。

“喔！”工装姐见我和小兵亲热，说明刚才那对夫妇的事：男的是安丰人，在上海郊区成家，弟弟是安丰汽车站长。男的想把这小狗带到无锡，和老婆会合后带到上海养，谁知道老婆拼命反对养狗。于是，二人大吵后，愤愤离站。说完，工装姐问我哪个团的？我说十八团，她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弟是十一团的，去年‘2.7’沉船事故，三口之家全淹死了。”这事我们知道，去年春节前，十一团包船送知青回家过年，在盐邵河口，半夜里触石沉船。二十七条生命没了。工装姐擦干泪水，帮我买了即将发车的棚车票，送我和小兵上车。我打心里感谢这大姐。

棚车，就是货运慢车。车厢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熬到苏州站，离北门汽车站不远了。发现车站站内查得很紧，我已做好和小兵走到太仓的准备。好不容易混上车，来了个神气活现的青年，看我带了小狗，大声叫着队长过来。一位慢吞吞的中年人走到车门口，问道：“苏北来的？”我点点头，队长转身走了。那青年焦急地问队长，队长没回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家阿有知青？”

小兵顺利到家，它在家很快活，我侄子外甥把它给宠坏了，也不听我的话，我倒放心了。和小兵一路上经历的那些曲折，总算有了个好结果。

编者按

回家路上，总有那么多难忘的故事，如一盏灯、一簇火，久久温暖着我们。也许是素昧平生之人的仗义相助，也许是家人朋友的一路相伴，也许是付出的一份爱心让我们得到了更多……

有人说，最美的风景在路上。其实，路上不只有风景，还有动人的故事。

列车上的温暖

□李仙云

那年腊月底，年过半百的父母千里迢迢带我去杭州治疗，返程时，正值春运高峰，父母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推着轮椅上的我，随如潮的人流挤进站台。当火车呼啸着驶来，狭窄而有台阶的车门打开，父亲慌忙将行李拎上车厢，正欲抱我上车时，忽然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列车员疾走过来询问，看父亲面露难色，他立即将我扶上轮椅，气喘吁吁地登上车，把我放在卧铺上。父母紧随其后，他们感激地不停道谢。

翌日清晨，列车员查票时，我才得知帮助我的是乘务长。当我们再次道谢时，他微笑着询问我的病情。随即蹲下来在我腿上按摩了几个穴位，转身对父亲说：“你女儿肌张力很强，平时要用辅具多站立，要多给她按摩，疏通经络。”他像个兄长般亲切地问我，可有啥爱好？我说喜欢看书写，偶尔也写写日记。他问我可看过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我摇摇头。他说：“史铁生早年在陕北插队时，因病造成高位截瘫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却登上了文学的珠穆朗玛峰。他的文字一定会给你启发和力量的，我正好看，送你一本。”

午饭时间，乘务长急匆匆过来，把那本《我与地坛》递到我手上。他说，我一看就是那种很有灵气的女孩子，他希望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，有朝一日能成为“小史铁生”。看到我们放在台子上的冷馒头和榨菜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，对父亲说，他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就来。不到一刻钟，他就把捧着的几盒盒饭递给父亲，父母再三推辞，他关切地说：“你们

都这个年纪了，照顾女儿也很辛苦的，吃点有营养的，否则哪有力气照顾人。我能帮的也有限，你们别放在心上啊。”打开饭盒，一股饭菜香扑鼻而来，望着肉蛋蔬菜和粒粒如珍珠的白米饭，母亲边吃边说，我们可是遇着好人了！

当火车哐哐当行驶了二十多个小时到达西安火车站时，已是深夜。父母收拾好行李，值夜班的乘务长过来轻声说：“放心，一会儿下车我来帮忙。”当火车缓缓停下，乘务长帮着父母将行李和我的轮椅拎下车，然后将我从卧铺上抱起来，一步步走下火车放在轮椅上。站台上寒风凛冽，我们的内心却暖意融融。我们一家人对乘务长说了又谢，他握着父亲的手道：“出门在外谁还没有个难处，帮人就是帮己。我妹妹几年前出了车祸，损伤脊髓，也是高位截瘫，她比你女儿还严重，我忙于工作，都是父母在照顾。这次看到你女儿，我就想到我妹妹……”

当火车再次慢慢启动，望着它一点点消失在暗夜，我们一家人对乘务长满怀感激与祝福，也希望他的妹妹所遇皆是善人，一家人平安顺遂。

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

